

躺椅上的背影

□普陀中学高一(6)班 曾雅然

小时候词不达意,长大后言不由衷。真正的离别不是桃花潭水,也不是长亭古道,而是在新一天太阳升起的时候,有的人永远停留在昨天。

西沉的红日,把缕缕落寞的橘红涂满天际,凄冷而自恃。孤鸟在半空中盘旋,与高树的枯枝组成了一幅悲调的画。坐在老家的窗边,看着这一幅悲调的画面,忽然想起了外公,想起了令我后悔,却再也无法弥补的事……

寒假,我们一家回老家过年。老家很远,待我们到家之时,外婆已准备好了一切。每年都是如此,儿女都去了外地工作,只有过年的时候家里才热闹一些。这几天,外婆脸上总挂着深深的笑。我站在父母身后,站在小院里。小院里的躺椅早已不在,躺椅上那熟悉的身影,已有七年未见了。一股说不清的情绪突地涌上心头,还没来得及产生反应,外婆已经拉着我进了屋。

老家这边习惯在年前或年后去看望已经故去的亲人,于是春节后我们带着祭品去了墓地。我跟其他逝去的亲人几乎没有见过面,只有外公,小时候朝夕相处,却也只是小时候。给外公扫墓时,我站在一旁看着墓碑上贴的那张熟悉的脸,泪水悄悄蓄满眼眶。想低头不让人发现自己的失态,却又想多看看那张照片。

小时候,我常和外公外婆待在一起。我的要求,他们总是尽力满足。

记得那时的我很喜欢兔子,在我提出后外公很快就给我买了几只,每天摸着小兔子柔软的雪白的身体,我又喜悦又激动。那时只知道兔子可爱,现在才想到当时是外公每天在照顾它们。又想起父母之前聊天时说起,其实外公最讨厌养动物了,很是麻烦。

在我的记忆里,外公从未掉过眼泪。可妈妈告诉我,我刚出生时身体不好,瘦瘦小小的,外公因为我落过泪。记得外公喜欢在空闲时坐在院子里的躺椅上,晒太阳,抽抽烟。

回忆就像打开了闸门一样,涌入我的脑海。我想起大约是八年前,外公被检查出生了病。当时我只知道外公的病很严重,做了大手术,很长一段时间

都是阿姨在照顾我。妈妈去陪外公治病,可一年后外公还是去世了。这短短一年的记忆已经模糊,可有一件事我却记得格外清晰,也格外后悔。

那天我有些口渴,正好只有外公手里有水。外公让我喝他的水,我却怎么都不要,记得我当时是想喝饮料来着。只记得外公微笑着说:“我的病不会传染的。”其他大人也附和地笑笑。

扪心自问:当时我不想喝外公手里的水,真的一点都不是因为他的病吗?现在想想,当时外公心里肯定不好受。在我看来的“微笑”应该是苦笑,这样小小的一件事又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呢?病人的心理本就是敏感的,我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火上浇油。我真的没有后悔当时的行为,但我已经没有机会弥补了。又想起那几只雪白的兔子,外公接我放学时给我买的零食,外公坐在躺椅上的身影……

看向窗外,发现已是深夜,皎洁的明月洋溢着静谧的气息,群星点缀着夜空,天地间氤氲着清新的气息。鼻尖酸涩,胸口仿佛压了块大石头。这么长时间过去了,可每每想起外公,我总忘不了这些事。当时我的年纪太小,“离别”这一词显得格外沉重,但冷静下来想想,这些事其实没有必要忘掉,更不能忘掉。

“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,没有不可结束的沉沦,所有失去的,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。”这是约翰·肖尔斯《许愿树》中的一句话。我想,它用在这件事上再合适不过了。

一阵清风吹拂,唤醒了树上的鸟儿,也吹尽了我内心的阴霾,似乎没有那么伤怀了。岁月如一卷无字经书,随手记载着一朝一暮;岁月如溪水潺潺,不经意间便已东流长逝。但纵使岁月散尽,飘散着甜滋滋暖意的爱仍荡漾心湖。离别并非永别,哪怕亲人故去,回忆却永驻我们心间。死亡从来不是终点,遗忘才是。

离别,是成长必须经历的片段。花开花谢,月圆月缺,四时流转,万事万物自有它来去的方向,又何必伤春悲秋?只要我们万事朝前看,换个角度欣赏人生的喜怒哀乐,便能发现不一样的风景。

“浙”里东极 朴实而不凡

□南海实验高中高二(5)班 应其谕

世界有很多尽头。南极北极,路止于此,海始于斯……

这么多我们难以抵达的尽头里,有一座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孤岛。这座绝美小岛隐匿于蔚蓝的大海之中,它位于东经122.4°、北纬30.1°。此地属于一个叫东极的小镇,太平洋的风最先吹到这里,太阳最早从这里升起。

山起为屿,以东至极。

这里渔家特色浓厚古朴,阳光、碧海、岛礁、海风,美不胜收,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慕名拜访。

东之极,第一缕曙光照射的地方。

当遥远的天边泛起胭红,第一道光刺破清晨的寒冷和黑暗。不等须臾,日上,正赤如丹,橘红晨光包裹的那一轮红日,便从海平面上探出了头。当它跳出海平面缓缓升起,鎏金一片,海水被染成金灿灿的模样。这是一天中最新的时刻,也是最令人期待的一刻。

天边云影婆娑,海上朝阳升起。粉红海浪流动舒卷,被一次次推至眼前,岛礁、渔村、渔船,在一片氤氲中变得清晰起来。奔赴这样一场灿烂的日出,绝对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仪式感。海风习习,海浪呢喃,亲自去追逐和捕捉那第一束光芒,那种壮观,那份震撼,无论用什么言语来形容都的匮乏至极。

东极日出,震撼人心,它让我看到了生命的顽强与希望,看到了大自然的伟大与神奇。影片《后会无期》更是把对人生的美好想象传递到了全国各地,通过镜头,我们看到人与岛的相守。但很少有人知道,有一艘船才是正确打开东极的方式。

“当一艘船沉入海底,当一个人成了谜,你不知道他为何离去,那声‘再见’竟是他最后一句……”

十年前,电影同名主题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十年后的今天,一部纪录片《里斯本丸沉没》,打开了那段被岁月尘封,

却又无法抹去的真实历史。那些在海上挣扎的人,他们对生命的渴望,以及在绝境中的坚韧与勇气,触及我的心灵。它跨越了战争与和平,带着人性的复杂与温柔。

里斯本丸,这艘载着众多战俘的船,因为一场不正义的战争,最终沉没在波涛汹涌的东极海域。然而,绝望之中,“浙”里的东极渔民冒着生命危险,与死神争夺分秒,进行无私救援。他们不知道何为法西斯,他们也不知道背后有着多么阴暗的真相,他们只知道“救人一命,天上一星”。面对日军的疯狂扫射,他们来来回回几十趟,救下了384名盟军战俘。

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。这是超越国家、种族、战争的善意,没有豪言壮语,有的只是大海儿女最为朴素的选择。让人震撼的不是英雄主义的光环,而是这些普通人默默的行动,他们也许从未意识到自己做了多么伟大的事情,他们只是遵从了内心的善良。

东极渔民的营救随着硝烟散去而逐渐黯淡,但在这摧毁了无数生命的战争中,他们的勇敢抉择终究能穿透历史的阴霾,照亮人性的美好,让人心中燃起一丝温暖和希望。在“浙”里,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,我希望能拥有家乡人民一样的人性底色,将大海赋予我们的美好品质和人性光辉代代相传。在这个充满着复杂与危机的时代,坚守住善良与执着、淳朴与真挚,以及不分你我天下大同。

因为,你的善良终究会变成未来的好运。

我们“浙”里,不显山不露水,朴素外表下是一颗勃勃雄心——求真务实,敢为天下先。这,才是造就我们浙江日新月异

的密钥。

涛声依旧,海边儿女乘风破浪。

我们将从“浙”里启航,怀揣着无法抹去的自豪与热忱,向世界展示浙江人民的智慧与风貌,让这份如大海般宽广的胸襟照亮每个人。

